

祕史之書

The Secret History in Books

第一章

大明永曆十六年歲次辛丑臘月（西元一六六二年一月）

轅門外，兵卒匆忙來報，門衛立稟，簾門一掀開，微熱的海風吹來，一陣鹹味。若在平時，故國早已飛雪似霰，不似此地，冬日仍是暑氣騰騰。將軍正坐聽稟金髮碧眼的蕃人所言，通事不敢打馬虎眼，一字一句慢慢吐出。將軍以上下視之姿，仔細打量來人言談神色，其人貌似媽閣外海的佛朗磯人，雖經南方驕陽曝曬滿面紅光，仍可看出原來的象牙白膚色，他一口一則軍情，從烏特列支堡制高之利說到熱蘭遮城內狀況，將軍沉吟一會，不知消息可靠與否，軍營在此圍城半年餘，九個月前趁鹿耳門漲潮、軍艦長驅入內，其後包圍普羅民遮，使之糧水俱盡投降後，僅存熱蘭遮城內的紅毛蕃寧死不降，兩方僵持難下，兵卒們從戎克船運送資具、連排的船艦間行走，顯得駕輕就熟，彷彿真要四海為家了。

陸上濕土為海水淤泥新成，紮營並不牢靠，普羅民遮城雖已攻下，為戰略控扼，是以行轅設於濕土上，兵卒、將領常赤足行走，而且議事廳以及帳內陳設極為簡易，不過張掛一張近期泉州所製的海圖，南北狹長。通事一說完，垂手退到一旁，將軍喜怒不形於色，冷冷吩咐：「從我的糧餉上支領，先給一頓飽，好好招待。」通事和衛士得令後行禮離去，此時將軍在他們身後加上一句：「別讓他回去，好生看管！」那名紅毛蕃聽通事轉告，不敢相信只有這點賞賜，不過比城內人疲糧盡，採配給口糧，至少能吃一頓飽飯，於是聽命跟著出帳去了。

將軍審視著北邊倭國、琉球國、西南方的滿刺加、呂宋以及巴達維亞。他思忖季風變向，每年北風起，荷蘭紅毛蕃繞經平戶取得許可證，滿載東方工藝奢品，再負上大員樟腦、水鹿皮，換取白銀，運下西洋，下一回再來，得至下半年了風向轉變，不趁此時彼弱我強，勝券稍握更待何時，這些日子以降軍士饒是驍勇忠心，也捱不得漫長無望的等待。

此刻，大員鎮西面有一片地稱之為台江內海，南方的淤泥逐漸累積為濕地土壤內接內城普羅民遮，當地人以閩南方言稱之為一鯤身、二鯤身、三鯤身、諸多鯤身直隆起於海面，連接著內陸，退潮時為陸地漲潮時為海。金髮碧眼的紅毛蕃名為漢斯，其實並非荷蘭人，乃出身於後來日耳曼邦聯的司圖加特(Stuttgart)，他讀了林斯豪登(Linschoten)的東方貿易奇聞，趁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來到此處，如今城中人心惶惶，既單擔心原有的少數漢人內神通外鬼，又擔心此地西拉雅人趁機聯合外勢力，一舉窩裡反，城內到處傳說前往巴達維亞報信求救的高以理早奔敵營，下等士兵無力回天，假若真要拼個魚死網破，首當其衝就是他這種低階差吏。

於是這日他謊稱到鳳梨園打野味，為圍城困頓的同僚打野味療饑，他繞過了台江內海，前往招討大將軍國姓爺處輸誠。國姓爺設帳於羊廄內，得再經過轅門將軍這一關，此時將軍請來通事細問其中詳情，通事深諳荷語，亦是國姓將軍倚仗的謀士奇才，視之為漢之張良，大明開國之劉基；適才將軍和他在帳前上下分

註解 [L1]: 用荷語、德語發音，則近為林殊登

明，威武肅殺，不過假意做作要唬得漢斯膽怯，要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將軍決意上稟，但是僵持九個月餘的明軍以及荷蘭人全沒料到，這一回的帳前稟告，決定了大員居民四百年後的命運。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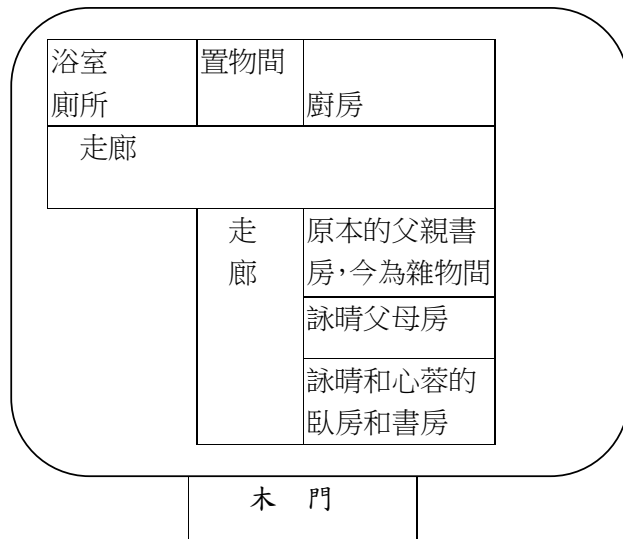
西元二〇一五年夏日八月初

鬧鐘響了幾聲，詠晴睜開眼，雖然是自己生長的熟悉環境，睜開眼睛彷彿做了一場惡夢，下意識認為自己應該在宿舍，怎回來了，轉過頭瞥見隔壁床的室友心蓉，確定現實，她抹一抹脖子、額頭汗水，冷氣半夜就停了，窗邊電風扇聊備一格，她將電風扇吹向心蓉，小心翼翼地套上地板鞋，走到長廊上。

五月中旬，她的論文提案才交上去，那個星期五收到警局傳來的惡耗，父母遭逢意外身亡。她的室友也是好友鄭心蓉二話不說，陪她回花蓮料理父母後事，再返校辦手續，短短一個多月內，心蓉辭去校園的國科會研究助理職務，她們退掉租屋、打包搬回老家、找工作，所有身外事一氣呵成，心理認知模糊不清，朦朧的薄曦裡驚醒，詠晴張開眼以為仍在租處，黑夜裡睜著眼，攀在茫然和半醒之間載沉載浮，透過氣來心裡沒著落；堵著一層心思，又希望趕快結束這種不確定。

長廊外的小庭院裡遺了詠晴媽媽手植的一株小芭蕉，在狂炒地皮的年代，在市區裡有一間帶院平房，一切無虞，她不得不更悲從中來。走下長廊拉著水管，夏日裡綠葉鮮嫩，父母不在，暑天缺水，她代勞看顧。

心蓉大概熱醒了，轟的拉開房間門，詠晴正在院子。



林詠晴爸媽留下的房子，位於市中心。她陪詠晴回家處理後事時，第一眼十

分詫異，巷子窄，大概一輛 2.0 家用汽車再加上一輛機車的寬度，巷子就差不多滿了，正是古早臺灣五 0、六 0 年代流行的那種和漢建築，經過了這麼多年，有的成為空屋，老一輩的住民被孩子接到北部居住，久久才回來一次，有的則已拆除，留下荒蕪長草，大概是畸零地，所有權狀麻煩，一時都更不到，空屋多了，鬧中取靜。從巷子推開大門，得經過一片小小的花園，再脫鞋上屋，進入前廳。詠晴說她從小在這裡長大，爺爺奶奶留給了爸爸，爸媽又留給了她。屋子的當時用了不錯的木料，才能夠在溽熱的花蓮歷久不衰。

天氣熱，想不清醒也難，心蓉劈頭就問：「要開始大掃除了嗎？」搬回來一陣子，必要東西隨意擺著，既然有定居的打算，先前她見詠晴沒心情，明日要考鐘點代課教師甄試，她們約定，一鼓作氣，明日考試今日打掃，不給自己退路空間。

蹲在木質地板之上，兩人交錯來來回回擦拭抹地，扭淨的水痕跟著她們在灰塵當中匍匐前進，是日本時代劇的小下女，陽光穿牆入戶反射著水痕木紋，心蓉頓一頓手掌心下的木板，旁邊就是前主臥室，是詠晴的禁區、若無詠晴首肯，她萬萬不能踏入。

「該掃了。」詠晴扭乾抹布，心蓉等她，蹲在門邊對她點點頭。短短的距離，心蓉起身牽她，兩人手牽著手像初上幼兒園的新生，詠晴勉強擠出笑容，溫馨得不自然，但不知哪樣才算合宜。她們要打掃她父母的房間了。

父母大殮之後，詠晴不喜歡踏進這間房，睹物思人是憑悼模糊的追憶，她要的不是追憶，父母的東西依舊像當初一樣，最後那場送別，她選了父母生前喜歡的衣物和東西放在棺木火化，房內陳設自葬禮後便沒再動過了，房內灰塵極厚，詠晴穿著地板鞋，猶能感受到摩娑的痕跡，心蓉在她身後，緊緊握著她的手，瞭解她心情艱難。這時卻忍不住「呵～企～」，趕快別過頭，將頭往肩膀埋，怕傳染詠晴。

「我讀小學的時候，有一天我媽媽對我說，『詠晴呀，妳是爸爸媽媽的心肝寶貝，記得這裡的東西，如果有一天爸爸媽媽怎麼了，記得喔！』我媽媽想得很多，遠得忘了近的，他們沒遺囑、沒遺言，他們根本忘了跟我說再見。」詠晴將熟悉的衣物從實木五斗櫃拿出來，這件是母親次愛的，小時候三人全家福照，母親正是穿著這件針織毛線衫，她曾猶豫要不要放入棺木，最後還是留下來。

詠晴是唯一的直系後代獨生女，除去陪葬火化的衣物首飾，父母的遺物俱在，東西皆歸她繼承，包括不動產（這棟和漢平房）、儲蓄、保險理賠金，保險員推銷，他們大概圖個心安，壽險和意外險都是最基本的保額，卻買終生無上限的醫療險，想著生病有保障，不會拖累詠晴，沒料到意外車禍當場身亡，父親五十出頭，母親剛滿五十，尚在壯年後期，他們什麼都沒用上，全留給獨生女。

心蓉陪著詠晴去太平間認屍，後續的死亡證明、除戶手續，直系血親面無表情，醫院的志工們特地出來心理輔導，她沒說話，志工拍拍詠晴肩膀「很鎮定從容」，醫院裡長駐許多家葬儀社的工作人員，聞聲問著後事承辦，詠晴聽他們各家來人說，接著比價，問靈堂布置樣式、幾場誦經法會、毛巾金額，彷彿這些流

程是她本來與生俱來的知識，其實守夜摺蓮花的時候，詠晴不是突如其來的不說話，就是誇張說著父母親跟她的趣事。不知怎地，詠晴似乎沒什麼親友，父母親那邊的親友極其遠，剛開始捨香、出殯火化當天，其他的人就再也沒見過，據詠晴說，父母親兩邊似乎在某一年發生長輩爭吵後，就極為疏離，她從小也沒去過幾次外祖父母家。

心蓉不願說說什麼人死不能復生的虛話，詠晴喃喃低語，似乎正在覆誦她與父母的對話，詠晴將舊物一件件拿出來，聞著裡頭的氣息，父親的衣櫃是樟腦味；母親的櫃子染了檜木屑香包。她和心蓉提著水桶抹著木板，從房間的一端，半跪著推抹布向另一端跑去，一道清水拭去塵屑，和另外的木板形成強烈的對比色差，她們裡頭已經擦過一遍，除了靠牆的雙人床外，整間房間地板呈現原木該有的色澤。心蓉累得歪坐在一旁。「休息一下。」

詠晴拿著抹布掀開床單，開始抹父母的雙人床柱。雙人床為兩張單人床木板床寬，king size 大小，上面擱著同樣大小的獨立筒彈簧床，她父母的雙人床架有別於外面的四角柱懸空，或是中間可掀式置物櫃，從外觀看來，沿著邊緣敲，是實心的，詠晴幽幽的說著，爸爸說媽媽睡眠情況不好，太軟太硬的床睡不安穩，四柱床板不牢靠，每到夜裡，爸爸翻身、起身去洗手間，媽媽常被驚醒，後來訂製實心床架既可以隔絕透出來的地面濕氣，兼可穩穩地貼在地面、換上極好的竹炭獨立筒。這一連串家庭瑣語，牢牢的擱在詠晴心坎上，沒有法子扼止，詠晴如同和她從不存在的兄姊閒談。

「妳幫我搬彈簧床。」詠晴丟下抹布前，先拉上窗簾，然後站在床角，心蓉依言到另一頭。彈簧床很沉，兩人很費氣力才推到地面，床墊下是灑滿著零散塵屑，實心的床板中央有切割痕跡。心蓉一眼就看出來了，詠晴虎著身往前一掀，中央安著暗格，暗格一掀起來，裡頭居然放了一本薄薄的線裝書，外面包著好幾層塑膠袋，塑膠袋不是環保材料玉米糖漿所製，袋上印著某超市的字樣，可見上一次原主包裹時也有數年了。虧得是心巧，小偷慣習，潛入屋宅偷竊，因怕屋主返家，逗留時間不久，往往翻箱倒篋，拉開抽屜、旁敲側擊聲響差異，快速得手離去，以免失風被捕，像詠晴爸媽這樣設計，除非用力推開床墊，否則小偷最多往邊邊角角一探，要是探著一手灰，留下掌印指紋，哪家笨賊？

詠晴顫著雙手：「我爸媽留給我的。每隔幾年，我爸媽就提醒我一次，國小五年級一次，國一一次，高中一次，我到外地唸大學時又一次。最後一次是我考上研究所時。」

「想必很重要。」心蓉湊上前。

詠晴一手拿著，不發一語，眼淚居然無聲無息的滴落了。她覺得自己太難為情，這麼大個人，鼓起勇氣，雙手抖著翻開第一頁。

看樣子時日已久，詠晴的父母可能拿出來審視整理過，這本薄薄的藍皮線裝冊子並未受潮，亦不見書蠹，沒有書名，唯一可挑的是書頁泛黃；第一頁寫著繁體中文『凡我子孫必當圖之。』接著就是一幅幅地圖，一圈一圈上面蠅頭小楷漢字標著地名，其後幾頁都是一些類似英文的書寫標記，還有一張英文和中文並陳

的黃紙，一共四張地圖，心蓉儘管好奇，不敢造次挨著詠晴，虧得眼力好，第二張地圖跨頁，像是中國臺灣海域圖，左邊是中國、右邊是臺灣，以及其他小島，一張很像臺灣的臺灣地圖，最後還有一張看起來跟「類似」世界地圖的地圖，很薄薄的冊子很快翻完。

詠晴整個人洩了氣，就像那種興沖沖等著天空的煙花爆竹，一絲光線拋上天際，最後發現是螢光棒，不足以照亮心情。

「那是什麼？」心蓉不方便動手拿她的東西。

「沒什麼，我想是家裡一本手工自製的書吧。」

「必當圖之，我猜意思是很珍貴，這本書是古版印刷品。妳爸媽怕有不…怕妳有不足之虞，留這個給妳，在拍賣會上可以賣好價錢。」心蓉差點說錯話，硬生生將「怕有不好的時候」硬生生從腦海中找了一句話改口。

詠晴一聽到「不足之虞」，指著簿冊：「妳越來越長進了，深受『良莠不齊』的寶物鑑定節目所害，這本書雖然字跡工整，天地邊一頁寬一頁窄，古代印書，中央魚尾為一頁印刷，再摺起裝訂，這本卻是一張一張書寫滿滿的，每一張獨立跨頁，沒有魚尾。」中國宋代畢昇改良印刷術，將唐代耗時費力的雕版印刷進化為活字排版，千年以降，若能擁有一本宋代原書，價值不斐，近一百年前，某文人雅士搜羅了兩百本宋代書，美稱藏書閣為「皕宋樓」，詠晴和同學聽過這段軼事，羨慕得很，而華文系學生選修書法，一學期兩學分，詠晴的筆力不好，字倒也認得好壞。

「一圈一圈的是？」

「古地圖。」詠晴將冊子轉了九十度，由橫變直立。「古代人畫地圖時，不常依照等比例尺概念，山川地貌名物以顏色、名字註記，現在方向儀有東南西北，可是在中國輿圖僅以左右區分南北，上下表示東西。這一圈一圈，妳看這裡寫著一鯤身、安平鎮、鹿耳門北線尾、加荖灣港，臺南地圖，就是以前的大員。」



「上面是妳爸爸的筆跡嗎？」親眼目睹這刻，心蓉問東問西。

「不是，這頁地圖字刻意是練過的鐘王小楷，我爸爸雖然是公務員，他們已經不用寫毛筆字了，全改成橫式電腦打字，我媽媽一輩子只拿過鉛筆和原子筆，嗯，可能還有彩色筆，別說毛筆，鋼筆都不曾。」

「妳要拿到『女人要有錢』鑑定嗎？」

詠晴沉浸在父母亡故的心境，揮揮手，覺得說得太遠了，心蓉很白目。

「不能拿到拍賣會，仍是妳的家傳寶物」心蓉對詠晴說。

「可是我父母從來不曾提過這本書，算是書吧」詠晴有點意興闌珊，她氣父母不告而別，留下她來，方才翻揀書冊的激動，變成冷淡譏諷：「他們告訴我放哪，一而再再而三，看來甚重其事，到頭來，湊合過去。跟他們走的時候一樣。」

「妳家寶物倒底歷經多久了？」

「不知道，精準一點得靠化學儀器鑑定。」

「粗估呢？」

詠晴其實也不敢太隨意，畢竟年久，她指著地圖上的角落，書角落款寫著大明永曆三十五年。

「大概是十七世紀的東西。」

換心蓉驚訝了。年代久遠，不用保險箱、不用恆溫設定，僅僅是塑膠袋！

「這種紙不是機器作的，手製紙，摸得出來，打漿、抄紙、壓紙講究得很，所以更不能用以古代活字版印刷，上頭的墨已經氧化了，妳看顏色！」詠晴察覺心蓉異樣，解釋著：「我爸爸媽媽應該常常拿出來。就是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像我這樣水漬、手汗沾在上面。」

「凡我後人，必當圖之。妳家祖先有什麼涵義吧？」

「沒頭沒尾。」

「藏寶圖！」心蓉驚覺這本可能藏有祕密。

「若是藏寶圖，我爸媽怎會留到今日，自己不挖，住在這棟老房子。」

「妳難道不想搞清楚他們的遺願？」

「遺願，未免多想了。」詠晴盯著她，覺得她的疑問句變成戲劇化的顫抖。

「剩下的字，我不懂。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妳有興趣？妳是英文系畢業的，替我看看。」詠晴遞給她。

心蓉謹慎地捧過來，從頭翻到尾，試著拼音，以前大學難免熬夜去玩，課業她算得上用了一點心意，不是那種教授放話要點名才出現的學生，英史、美史、西洋文學史概論、選修德語當第二外國語…，然而自己第一學期口說不行，被當了，再選第二外語就換成了西班牙語，沒人對談，考完試後，西班牙語程度永遠停留在數字和問候語。她讀著讀著，那些字是羅馬拼音沒錯，唸起來竟有點像德語，拼法又不近類似，像是荷蘭語：

「Coxinja…… Pinqua…… Iquan, Am 1 Februar 1662 wurde dieser Vertrag vollzogen…… auf Formosa……」

而且一式雙份，跟著「疑似」荷蘭文旁的，更是奇怪，每個字拼音短促，有

的兩個字母為一字，有的四五個字母為一字，母音加子音讀起來跟歐洲文法大相逕庭。「sa anna ka si-kidi-ang sianghowanlkang, Konxiga ,2 pi kamgawal, di Formosa……」

心蓉模模糊糊有個概念，一時之間尚未成形。

詠晴向來仔細，不過說話有點鈍，看著心蓉難得凝重的表情，問她：「既然是古物，怎麼寫滿了英文？」

心蓉急道：「拿社會課本給我！在我的手提包裡，就是明天我要用的那個教具包。」

詠晴拿出心蓉所用的五年級社會科版本，電光火石間，她快手替心蓉翻著最後幾頁：

「我記得課本有，鐘點代課指名要教這個版本社會科，超出我們應試時開出的試教範圍，我們彼此試教演練，我看過…應該是…就在這裡。」

「對了，《新港文書》。」心蓉靈光一現。

兩個人將古冊和五年級社會課本上的圖片湊在一起比對。心蓉唸出拼音，「的確非常像，拼音方法簡直一樣。」

《新港文書》並不是書，十七世紀初期荷蘭傳教士抵達福爾摩沙島上宣道時，為了宣化當地住民信仰基督教，將新約故事先以當地住民語言和荷蘭文唸誦，再以羅馬拼音將當地番語寫出來，一式兩份，將當時的大員左近的西拉雅族之新港社人所用語付諸於文字，除了《聖經》之外，書寫法應用在和其他社原住民的買賣契約當中，以原住民所居新港社集稱為《新港文書》，如今全臺可識者寥寥可數，侷於歷史的記載以及幾張圖片而已。

心蓉的英文系上大二必修之一就是語言學，上下學期各兩學分，她琢磨著這本古物應是西拉雅文字無疑，然而詠晴不懂、不會，連心蓉也推敲不出來，四學分所學僅是皮毛，小楷中文寫了許多地名，對譯手邊的社會課本並不難懂，臺南在中國明代末年為東南亞海上貿易樞紐，有的人稱這些以武力據島轉手貨品的人為海盜流寇，或許在某些人眼中這些人是真正的海上商旅，以武護衛犯禁。

「怎麼辦？」詠晴問。

「應該是我問妳怎麼辦吧？」心蓉覺得奇怪。

「不能確定是不是祖先故弄玄虛，諾，除了這一張有中文。」詠晴翻到那頁，「妳看，這張『典限十五年，限滿銀到園還。立典當人，雍正五年。』，就算是張真正的藏寶圖，我們又不認得這些文字，經過這麼多年，滄海桑田，跟誰要去？何況其他字我們又不懂。」

「沒錢的人才愁錢，有錢的人不愁。因為錢一直在呀。」心蓉語出驚人。

「妳當真？」

「可以試試！」

「反正不急於一時，一時三刻，累了半天，全身是灰，髒死了，等我完洗澡，我們出去吃飯。」

「書呢？」心蓉問她。

註解 [L2]: 《新港文書研究》，李壬癸編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10。

「拿塑膠袋裝回去。」說著詠晴拿回這本「古物」。「床墊移回原來架上吧！」

心蓉不介意詠晴這樣，她跟詠晴維持大學時代的生活模式，睡同一個房間，房間擺著兩張單人床，詠晴做什麼，她不會不知道。

第三章

詠晴站在小學的布告欄前，居然是一個多月前的事情了。考試一切順利，錄取名單蓋上學校關防大印，公告她們的新身份。各地小學少子化，遇缺不補，薪資按時計酬，因此大學學歷、談吐過得去、無重大犯罪，必然錄取。她們報考前老早打聽過了。記得就她們三人來，她、心蓉，還有一個叫何勝斌的男老師，最後分配她教中年級健康教育（再搭配低年級的生活課程）、心蓉教五年級社會科、何勝斌教中年級鄉土語言，跟她們大學學位毫不相干。幸好市區學童落落大方，大哥哥大姊姊的年輕老師出現，在死氣沉沉的校園是特殊的調劑，小孩們不吝賣好賣乖，開學兩個星期，初出茅廬講課倒也適應。

她們的生活差不多沒什麼變化，上課、下課、一起晚飯、回家寫論文，否則她寫論文，心蓉拿著平板追劇，最討厭校園充斥過度熱心的資深教師，時不時打探配對未婚的男女老師，一開學時甚至校園廣播，鼓勵教師參加婚姻聯誼活動。一樣是校園，如果說大學是人生的天堂，每個青春的靈魂飛越自如，小學就是扼殺天使的殺戮場，熱心壅塞，尤其某位自然科任老師，幾乎將全校未婚的男老師說了一遍，在她平淡得寡味的人生中，丁點為人作嫁的緋色就能蘸為胭脂，喜形於色。

她和心蓉分別被問過，心蓉美而自知，長得好不怕自嘲：「原來行情這麼好，見者有份，簡直成了唐僧肉。」詠晴聽她故意學得老調的文譎譎，充滿譏諷，她自己倒是心無旁騖，按章程寫論文，每星期 email，每個月跟指導教授視訊，同個問題，四平八穩的回答：「目前不打算經營感情。」她自認不是第一眼美女，鄭心蓉才是目標。

今天下午最後一堂，心蓉有課，詠晴得趕回家寫論文，上課時間，鐘點代課教師的辦公室僅只有她和何勝斌，何勝斌輕鬆翻書。詠晴聽過他自我介紹，退伍兩年，教學組長是他的大學學長，因此應邀報考服務。

或許心情輕鬆，詠晴見他隨時和樂，不僅對待資深同事客氣、跟她們說話熱絡又不帶流痞，當然開玩笑的時候，有時也是很那個的，不過尚在合理範圍，網路時代誰沒聽過，自己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

時間仍早，她好奇是什麼書可以留他在校。

「何老師，看書呀？」

何勝斌立刻抬起頭來，「沒課坐著進修，到了學校可不能讓學生瞧扁了。」他翻到封面，「林老師有興趣嗎，《一四二一》，挑戰學界公認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詠晴記得他自我介紹是教育大學歷史系畢業，三句不離本行。她笑著搖手正

想謙稱幾句看不懂，話未出口，地圖或許和她手上的家傳古書相關，她順手接了過來。

何勝斌以為碰到同道中人，興沖沖解釋：「作者是外國人，擔任海員數十年，他富有航行實務，寫出一四二一年鄭和發現新大陸。大家都以為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稍後達伽瑪開啟大航海時代，西班牙、葡萄牙的子午本初線瓜分殖民地。這本書卻舉出事例，力陳中國早於西洋發現新大陸。妳看前面彩圖，阿拉伯人的航海地圖、然後這頁的中國坤輿圖、明朝年間的海圖。」

文字密密麻麻，短時間理解有限，彩圖卻清楚，詠晴咀嚼地圖註釋，十七世紀世界地圖上的臺灣居然跟現在差不多。她闔上書本：「何老師，你是歷史專家，請問這一類的書多嗎？」

他怔怔的，歷史見微知著，問題那麼籠統，哪一種書？不著邊際：「呵呵，妳客氣了，近年來關於大航海時代的譯書蠻多的，地圖故事、新航路的論文集都有。」

一說出口，她覺得尷尬，幸好何老師臉上並未表現不屑或不耐煩，她怕問得顯山露水。「請問何老師有沒有關於航海、地圖的書，而且是中文的？」

「千萬別老師來，老師去的，妳直接叫我的名字就好。學生面前是老師，下課人人平等，有呀，我有一些書，妳要哪些呢？」他淡淡的笑著提醒她。

每日上學從沒近距離看，他白皙的臉在花蓮海風豔陽鹽分三重夾殺居然媲美蛋殼，兩旁頭髮往上微剃，刮得清爽俐落又不流於粗獷；馬卡龍色的塑膠框下一雙眼睛含笑，縱然不很俊美，一眼看去眉眼鼻整整齊齊的，比常人勝三分，算是型男吧。

「我不可不可以跟你借書？」她很快轉移話題。

「我回去整理，今天週五，下個星期拿給妳。會太晚嗎？」他再次輕聲問一句，哄孩子似的溫和。

說完謝謝再見，詠晴拎著背包，頭不敢回地離開辦公室，以免多想。

第四章

公元一六八一年 大明永曆三十五年

揣著包袱，他一路北上，莫說青石板路不好走，離開了王城，木柵竹刺所圍的藩籬越來越少，天興州界北的長草裡倘真能尋出一條土徑，便是捷徑了。

他的家族隨延平郡王來大員，現在是安平城東都了，人人學了數年荷蘭文和番語，雖然遠離王城區，溝通問道並非難事，平原上鹿群奔跑，偶然經過番社，番人問起來處，疑問衣著怎不類，他才驚覺，再往北去，語言優勢將成憂慮，王府遣人打探，一問便知，唯有混跡其中不會暴露身份。

方圓十里內熟番男丁無圍著短裙打獵，集社之地有的女子從事荷蘭人所教飼牛之法耕種，何家三代下來，家族男丁女眷無不通曉多種語言，如簧巧舌，王城

區莫有人不知「何家通事曉喻天下事」，此回他能立即回話且流利無礙，北行無災無難，他才瞭解先祖洞燭機先。

他換下一襲漢服，抖出包袱的番裝，取著火摺就乾草焚毀，切勿留下行蹤。南方連春天都是熱的，據說福建南安不比此地濕熱，一旬野外狂奔，曬得他面目黧黑，將束髮放下，清溪倒映出更衣洗面後的影像，莫說下屬，就連舊故不仔細端詳也難以分辨。其實在此音訊不通，他無須如此，小心為上，萬不有錯。

他仰望著天際，烈日當空，想起北行將穿越大肚王國，舊屬甘仔轄王 (Camachat)，自大德狗後，與東寧王國屢有武事 (A Tek Kaujong)，番人解釋乃不同族別，其意為「白晝之王」，他想起連荷蘭人在舊時通商買賣爭土，互有盈虧，尚且禮遇三分，此去吉凶難測，他未免憂心起來王爺苦心孤詣，包袱裡的教旨是他唯一的保命符，至於東都局面且待來日了。

目之所及，突見幾束濃煙自平原竄起，驀地一陣聲響傳來，正是春日草長，萬物滋生之際，番人鳴起鹿哨，在他兒時，祖父常帶他前往番社交涉，這是番人的尋常生計，聽得鈴鈴驟近，他藏身長草，心中一凜：「不好是薩鼓宜」，番人鳴鈴趨趕鹿，但他在草叢視野不清，但聞鳴鏑破空，自然可想見楛矢參差，頃刻鹿群奔逃，一瞬間幾枝箭矢、兩三尖竹、長矛紛紛在一箭之地落下，他此刻現身不僅驚嚇番人，也會傷及己身，他連忙轉身在草間揉身爬開，然而仍是遲了，一隻幼鹿逃脫不及，竹矛插身就倒在他身旁，數隻狗聞到血腥氣，群起攻之，他的右腿被咬得鮮血淋漓，若干番人湊上前來，人人長身高頎，大耳垂環，莫怪勇力若斯，削尖的長竹牢牢將幼鹿釘在泥地上，這個月來他趁亂從王城逃出，一路顛沛流離，通事生涯何時經過這些艱辛，當番人七嘴八舌討論，他體力不堪負荷，忽爾失去意識。

番人七手八腳抬他進入高台時，他尚不很清醒，稍微起身，頭擦撞到門楣，七暈八素，番人放下他，對屋內的女子說上一長串，他竟不明瞭，日夜兼程，他已至達昔未至之地。

他記得祖父在世時帶著他在蕭瓏社交涉，其社番民頗能接受安平漢人習俗，安平人皆稱之為熟番，有別半漢化的化番與漢番界外的生番區別。熟番一社一社，氏族嚴明，奉其賢能者為尊，然而供應簡樸，不尚衣、不尚珍寶，男女有份，按歲時祭祀先祖和天地神靈，所得均於族人共享，因此他從這間屋子擺設分不清自己倒底身處何種環境。

遲疑自報家門與否，那名女子約十五六歲，衣著簡樸，上著和漢衫類似，大抵是漢人互市衣物，膚色黝黑。他半癱在地上仰望，女子高瘦，一雙美目黑白分明，黑多白少，大大的瞳仁直勾勾打量他，在漢家習俗，哪有女子不知禮數，他尷尬先撇過頭，那女子口不停語，那些番男子看著他，番女點點頭，朝他上下打量，說了幾句，身旁那群番人竟爾散去，原來是她吩咐她的同族，他不知因果，

思忖若是單打獨鬥，自己當不至落了下風。

番女從牆角操起一把番刀，逕往他走來，他撐起身子，若再進一步，他定要出手，管不上男子漢欺凌弱女了。

他不管番女能否解意，勉強站直大喊：「莫過來！再過來，莫怪我不客氣了。」番女盯著他，腳卻不停，他作勢要打，終究不敢出手，四目相對，瞬間女子已在他身後，「人 ah，阮係見濟-á，未見過你這款，足冒失 ê。」

她竟說得一口南安腔調。他從不曾踏上南安，身旁諸人多來自彰泉，語音之轉、遣詞用字自能分門別類，番女口音不甚純正，但可解意，異地異人，他聲音發顫：「妳哪會曉說…。」

「替你尋些草藥剝爛敷上。」她手上多了一把植物，他誤會在先，訕訕的，一恍神，芋葉包裹著一九草藥塞到手中，女子指向他腿上被咬爛的葛布褲。

「勞力了。」他謝道。

「你不是西拉雅人。」番女看著他。此話一出，他怔忡無以應，是束髮不類漏了像相還是衣物？若番女且能辨視，那麼沿途逃亡，豈不是白費功夫。

番女見他失神的狀態，拍手嬌笑：「八九不離十，我猜準了！」

頃刻間冷若冰霜、未幾笑容可掬，東都幾時見過這樣的漢人女子。

「敢問姑娘，既是如此，何必救我？」

「漢人的那套規矩就收起來吧。」她正色回答：「汝以為，我們會如你們這些外人恩將仇報嗎？」

他一時不知怎麼還嘴，睜著眼望著她。

「漢人也好，荷蘭人也罷，全當我們愚昧不曉事，將南方鹿場設限，僅受予有關份子，我們換了地方，你又闖了進來。算了，也不是所有的漢人都壞。總而言之，你受我族人獵捕所累，醫治你也是應當的。說不什上救不救。」

「姑娘快人快語，我…」他慣用漢人思維，本想報上姓名以示真意，然而前途未卜，一時之間，張口結舌。

「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你若不想以真面示人倒別說了。我族以女為尊。我是丹戶六的長女，你若行走無礙，但請自便！」

不管語言、行止，丹戶六女處處透露玄機，何以能說閩語、又何以不問原由便縱放他，他這時發現先王教旨不在身邊，包袱不見蹤跡。一時氣悶，眼前一黑，再次暈過去了。

「沒料到你身子那麼弱，剝碎的草藥添了一味解暑，聞其味至多不舒爽，你拎在手中稍些時候便不支倒地。」

原來如此，他想起自己的失物，打疊十二分精神，問起包袱下落。丹戶六女從他入屋、下地，族中人等手邊均無異族之物，她搖搖頭。

他知這些番人向來說一是一，若要取財害命，決不會救他。想去原處，環顧茫茫，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

「丹戶六姑娘，在下尚有一事請教」

「說吧！」她根本不回頭，族中男性十三、四歲就得自立，和男性族人一同

狩獵，一同居住，家中大小事均由女性作主，婚配之後，居於女家。她與兄長尚無婚姻，兄妹一同用餐後，兄長會到外面和男性談天說地。

她認為這個漢人並無大礙，加緊手邊的工作。

「請問此處離大肚王區走程幾許？」

番女放下刀：「大肚王？」

「多遠？」

「你去那裡作什麼？」

「在下有難言之隱，請恕我不便奉告。」

「你們漢人的樣子又出來了。問個幾句，故作神祕。我們族人才不小氣，你當我真圖你什麼？哼，告訴你也無妨。」說到這，她瞅了他一眼，他滿懷期待她要洩露的天機。

女子格格嬌笑：「果然被我猜中了？你很想知道？」

他沒想到番家女子如此機靈古怪，在這片浮島上生活了十九年，平日打交道、應對進退皆有常規，淪落到乘屋，多說一句是錯話、少說一句被搶白。他點點頭：「但請丹戶六姑娘有以教我。」

「別再姑娘姑娘的稱呼。聽來彆扭。」

「失禮了。」

「算了。你稱我們為番，未受教化，雖然各地人口茲繁，世代散居不親近，近百年來漢人渡海來此與我們爭地，坑蒙拐騙，人數幾已凌於我族之上，好不得意。但過了溪水，一踏進北邊的大肚王，他的性子可不是好惹的，縱橫數族、山水邊諸社同盟，遇事我們處處禮讓，連我們尚且不敢越過半步，你想獨身前去？你豈不知各社有別，各有勢力，每每捕獵、買賣力求秋毫無犯。」

他聽了搖搖頭，若有所思，不知此女說的是真是假。「我想回原地尋找包袱。請姑娘示見。」

日影西斜，丹戶六女搖搖頭，似乎覺得地方太遠，她沉思皺眉盤算讓他好生焦急，「在下孤身一人並無罣礙。」

「你不怕長蛇出沒，瘴氣侵身？你不怕夜黑風高，鬼魂出沒？」

他豪邁的點頭，死且無懼，何畏之有。

丹戶六女微微讚許：「路途不遠，夜黑風高，你跟著我，若聽得什麼鬼哭神嚎，不要出聲便是。」

他不覺失笑，不過連日奔波勞頓，被人小看了。

等丹戶六女說完，她分了一些熟芋，他吃完抹淨雙手，她也不怎搭理，將竹簍裝齊物品。

暮靄四合時，她正欲蹲下負起重物，他搶著揹起來。她不爭，在前方引路，他緊跟在後，默默牢記來時路。

所謂番社其實是一些番人離地所築的高腳乘屋聚落，他們並不會如此稱呼自己，反倒是東都為了方便安插的名字。

原來丹戶六所住的番人聚落並不大，沿途不過數十戶，走了幾里後，再見其

他聚落，番人扛著鳥銃狩獵歸來，兩人扛著血淋淋的母鹿在肩，他靜靜跟在她身邊，番人並不以為怪。

一路走過都是人煙稀少之地，人口不多，他在大員左近見過更為密集的，莫約一個時辰後，眼前多為灌木短叢，離得聚落茅屋遠了，長草緊接著一片竹林，一入竹篁幽暗蔽月，她無聲息佇足，四下張望後，「切記！莫要出聲。」

語音方落下，鳥雀於竹梢亂飛，遁入黑夜，聲音來得快，丹戶六女拍他肩膀轉過身，取出竹筒，口中唸唸有詞，一口水飲下，倏忽吐出，水濺之處，一個老嫗突然現身，他駭然莫名，怕極反生怖，聲音卡在喉頭，身子慢慢軟下去。丹戶六女跨步向前擋住他，將他保護在身後，他張大雙眼看著一切。

旋及大喝一聲：「妳破壞祖宗的規矩，為漢人作惡法施咒，食人心殺幼孩，縱使法力再高，咒術終有盡時。今日休怪我們。」

下午所有的壯漢同時從黑夜竹林後轉出來，每個人手中拿著漁網、柴刀、長矛之類的武器，他們傍晚匆匆放下傷者，趕來埋伏。

原來老嫗是同族中人，年輕時立下家殘貧困之誓，換取修習黑咒術，終身未嫁，流浪大員和各社之間，人至晚年孤單無依，益發貪財，利之所趨，不問是非，有些漢人為了謀財害命，唯恐罪責，便延請番婆作法，因有別閩南習俗，且番婆深諳地形，藉此移形换位，出沒無影，東寧國轄下官府查緝玄案未果，往往不了了之，懸案得利者不說，番婆再度流浪，各蒙其利，初始各族人也不願生事，依傳統，為惡多端者死後靈魂走經蘆葦橋，必翻覆不超生，只要不危害自己，番人們遠離漢人，各不干己事。然而邪法畢竟太過陰毒，傷及自身福澤，更須加深法力，此老嫗便趁族人外出時，偷抱嬰孩，開腔取心食用，明眼人便知是某族邪術，轉向丹戶六女求助，丹戶六女法術有別邪法，平日念咒穰福避邪祛災，要不是老嫗為惡太過，不得不除去，她並無十足把握。

更由於法術向來傳女不傳子，男子無一人知曉，出力不勞心。這些壯漢將老嫗包圍在中央，他們手中各握了一管竹筒，拔開封口，將水全澆在自己身上。

他聽不懂他們對話，事情太過匪夷所思，人多壯膽，他才敢細看，原來老嫗並無隱身之法，竹林內不見月光，一身黑衣，腳上麻鞋走路不沾地輕飄飄的，不經意便讓人產生錯覺，一有錯覺，對上陣便先行膽怯示弱了。

老嫗格格冷笑：「漢人奪走我們祖傳之地，我殺一個少一個，我所為和祖靈所為並不違逆。小娃娃不曉事，說起祖婆的壞話。是以多欺少嗎？」

說著，老嫗雙眼轉紅如火炭，咕嚕一串，這些壯漢紛紛吼吼吼的抓緊咽喉，某個舉起刀砍向老嫗時，刀刀方才揮出，半道收回砍向頸項，幸是一瞬間神智恢復，頸子一側，刀刀像剝肉一樣陷在肩骨，他看不清這些人的表情，從聲音之中聽出這些人似乎不願，卻不聽使喚的置自己於死，兩個布網的壯漢不受咒術所害，逐步向前，老嫗夜梟鬼笑抽出背囊的芭蕉葉，芭蕉葉上的蠕蟲幾乎灑豆成兵，爬滿他們整身，鑽入耳鼻眼口七竅，他們麻癢難耐，老嫗兀自得意，枯啞癩厲的狂語夾在夜風之中：「多學幾年再來！」，隨即大步走向前，丹戶六女立刻回過身跪下，竹筒水灑了他一身：「快走！否則保你不住」，塞了一把短刀給他，她尚且

來不及拉起他，飛快唸了定咒，期望能將對手凝結一時片刻，可她功力在她之上，眼看短兵相接，老嫗已然近身，嘲笑他們一個癱軟坐倒，一個跪下，「好大的口氣，代替祖靈？」他和老嫗面龐相距不逾半尺，她張狂大笑：「你們這些娃娃對付我無用。」

他全然不解老嫗之語，她一雙如鬼如魅的紅眼忽爾黯淡無光，直勾勾盯著丹戶六女孩，深吸進一口氣，笑聲驟然停歇，抽搐猙獰在最後一刻，身子僵直倒下，他偏過身，老嫗直挺挺趴在地上，她至死渾然不知，為何會死在他刀下，他怎麼不受咒語控制。

丹戶六女確定伸手碰了老嫗臉，沒有鼻息進出，確定死透了，朝她唸一段咒語，祖靈對老嫗一生善惡自有公斷，雖行義舉除害，她修習的法術多為祝禱頌吉，但老嫗死在她策畫之下，她還是要送她走完最後一程。老嫗一死，纏擾諸多壯漢的邪術便已失效，人人各自摸摸自己身上的傷口。

丹戶六女柔聲問道：「你沒事吧？」他緩過一口氣來，「沒事，好得很。」拍拍胸膛，他腿上的咬傷並無大礙，實在是情況凶險，失措無著，膽顫心寒，緊要關頭，他想也不想，直接往老嫗身上戳窟窿。

她責備一聲：「沒本事，別逞強。」別過頭去檢視族人。

傷者們掙扎起身，或攙或扶返回住處包紮療傷。醫卜等事對塔府立女而言是當行本事，諸人談論制勝關鍵，丹戶六女才娓娓道來，她料想自己法術和一千人等埋伏應可將惡婆手到擒來，或者令她自承其罪，用不著外人。未料老嫗食心日久，咒術大進，一入竹林立刻下手，毫無羞忤之意，她的咒水抵受不住，不能為族人護體，而咒術之類攻心為上，這人是外族，不懂語言，自然少了心魔；再者，自小不曾聽聞這些咒術，驚魂未定乃必然，移魂控制卻不能。

經此一役，受傷的番人視他為兄弟，語言隔閡無損肝膽。丹戶六女想起來：「你的包袱。」經過一晚折騰，傷者甚眾，他知深宵尋物難上加難，眾人允諾明早再行前往。

第五章

番人和漢人不同，居所底基疊以黃土夯實，柱子打上、外牆和上泥草，眾人合力抬舉茅草頂架於其上，因此起臥，從屋內看去比外頭的通路高了一些，然而各社人煙稀少，萬不及王城左近熙攘，農商發達。番社男子在野捕鹿，女子去外耕織，各有各的忙。

番人帶他沿原路尋找，一無所獲，他心中自是焦急萬分，番人之中僅有巫女能解其語，而眾人細問何物，他欲言又止，隨便編派一些理由說是自己在南方被奸人陷害，家傳文物等等，萬不能失落。番人和漢人交易，常常討不了好，對此深信不疑。那夜攜手退敵，無分彼此，男子藉妹妹之口提議留下為客，說不準物品為獸所叨走、興許為其他族人拾去，既是文字，對他們並無他用，倘使他再遠行，來日輾轉拾得，不知交予何人。

言之成理，他便和女巫的哥哥，丹戶六家的長男共榻。兄妹倆各是要人，其兄隨族人捕狩，女子則常外出為族人治病，一開始他只敢在室內走來走去，屋隅陳設簡陋，外室一隅擺著瓦壺，他不便翻動，湊著孔瞧，裡頭有些水，外室不置雜物乾淨清潔，瓦壺似乎是件隆重的禮器。屋子並不大，他裡裡外外走了一遍，番人的灶間橫梁上掛著鹿脯、草葉等物，他仰視量測，必然不能一躍而上以構木為易事，這些人可能比他生平見的荷蘭人還高大。

仲夏草長，他本是聰明人，西拉雅語、紅毛語不在話下，此族語言並不難懂，相處日久，熟悉環境、日常言談不勞譯解，他方知番人並無姓，丹戶六只是當日便宜順口，是父親之名，平日取名徵合符驗生活，山巒溪川日月星辰花草雲朵皆可為名，母名、父名緊接在後，由於各社人口不多，很難重名，他眼中那位陰晴不定的女巫方當妙齡，族人所求只要不違良善，有求必應，因此頗有威嚴，名字卻是簡易的阿荜。她的兄長名為阿沐，高頭大馬勇力過人，上身披著一疋苧麻所織的外衫，裸裡壯碩胸膛，隨時大汗淋漓非臨溪水洗刷一番，果然是人如其名，合襯得很。至於自己既逃亡到此，起了該旦一名，取其諧音，待旦枕戈能成願望。

天晴時他隨勇者們到獵場狩獵，儘管身量不若他人，他從旁設陷阱、指揮狗攻擊動物，也能得到一些收穫，身體益發比舊時結實。數月前他只是形似番人，眼下形神兼俱了。

夜間聽得青年男子吹奏鼻笛，其聲悠揚，過往宴樂詩酒固然有其風流雅致，此地赤忱自然更近樸實真情，假若不曾背負使命，在這裡生活下來，省得打恭作揖沉腐俗套。

阿荜是社中要人，族人肚疼眼花、收穫欠豐、孩提夜哭、家宅不寧，無不請她出馬，他見得多次，她耗損太過，回屋便躺下，幾次阿沐兄長捕獵回來，饑腸轆轆，她打起精神處理，他呆在一旁顯得太過自利，苦於不懂灶廚等雜役，夙昔皆由府中僮僕司職，他靜靜地到溪邊挑滿水缸，幾次三番下來，阿沐對他大為讚賞，他搖手代表不敢居功，不過略盡家人之誼。

某天阿荜出門除祟回來，一如往常先將養，他自行升火炊煮，到河邊汲水。兄妹二人臨晚打開竹筒米飯，莫不驚奇，阿沐豪爽萬分，稱讚略試手初，烹煮竟頗得竹子清香，日後獵捕時，所有弟兄攜帶得芋葉米飯皆比照辦理，家中得蒙口福不愁。阿荜三番兩次眼神瞪著兄長，兄長哈哈大笑；然則阿荜反倒默默抓著米飯，他們兩魯男子風捲殘雲將鹿脯、蒸芋、米飯吃個精光。

晚間阿沐拿出鼻笛練習，曲子翻來覆去的，分明是同一首曲子，忽快忽慢，彷彿吹奏的人捱不得一點辰光，心急難耐，等回過神來調正，反倒刻意得焦心，曲中情思一覽無遺。音律貴在情真，他不欲打擾，信步至外，阿荜獨個兒在屋外遙望天星。

兄妹倆不過吃了他作的一餐飯，各自透露著古怪。

他不似阿沐打小揉身跳躍、爬高竄下，布履輕些，阿荜知道是他，她身子並不動，背對著發話問他：「你喜歡在我家作飯？」

他不敢回答，若是無須議論社中大事，他見到她總想說什麼，又總擔心得罪

冒犯，數月以來，她笑有笑為，顰有顰為，在他而言，自己不是討不了好，而是不知怎才好。他揀不相干的：

「挑水不難。何況是妳…你們的東西。」他語言轉變流利，臨事應對則是溫吞。一說出妳字，硬生生接上你們，他覺得合宜。

她又問：「你以前曾到河邊替旁人擔水回來嗎？」

「你們族人視我如親，但凡力有所及，莫有不從。」

「我要你擔水了嗎？」

「妳不一樣。份所當為。何需吩咐。」他衝口而出。

她身子微微顫抖。他問：「冷嗎？」

時序仲夏，尚愁清風不來，他覺得自個忒蠢了。

這時忽聞來人腳步，阿沐經過他們身邊，拎著一管鼻笛和妹妹使個眼色，矯健地沒入夜色當中。

真是奇怪，縱使不相識之前，阿沐兄長尚不曾如此神祕，不是神祕，而是喜形於色，咧嘴歡快恐怕得意忘形，勉力維持的模樣。

兩兄妹有事瞞他。

其實若非他才到此番社，在東寧王都左近的番人聚落也曾考察過，時日一久定能察覺，兄妹兩人尚未婚配，父母已逝，番人不及漢人婚禮三媒六聘、問名、納采等，然而男女情投意合，有其章法，男子不得魯莽，以歌、以樂試情，其後，夜間投石於女方居所，女方悅其則納為婿，為婿者白日出外，停於女家三年雜役，挑水、劈柴、狩獵、耕種以試男子人品、營生能力。阿沐有了意中人，今晚月色正好，他前去問親，家中剩他們兩個，孤男寡女，女巫乃族人景仰對象，她不可能無名無份容留他在此間。

阿葦不過十五六歲，軟黏嗓音，徐徐說起兄長前去他處緣由，該旦真心為他歡喜，慢慢導入正題，月色皎潔，天空無雲，映得她兩腮微紅。

他臉上也是一紅，直點頭：「說得是，是我失察了。」語畢，他欲往前奔去，未料腳下踩空，乘屋高於路面，即將俯面摔倒，幸而多日野外狩獵，刻不容緩，格起右肘，在地面滾了幾圈，她輕輕躍至地面，連忙扶起他，發現僅是一點皮肉傷，「以為這幾個月來，你換了脾氣。還是不改冒失。」

他方寸大亂，「我這就走。明日見。」他摸熟左近地形，草叢將就也可。她目送他離去，背影即將消失，怎知他居然回過身，往屋裡來，「芋塊半點也不剩，明日我再替妳採些回來，那……灶上還有一些竹筒飯，炊得熟了，妳慢慢吃。」說完，他踩著土階而下。

反倒她蹣跚，「你…」咒術僅可懲惡，不得用於一己之私，她偏恨不得唸定咒將他定住。

***** **

翌日清早陽光曬得該旦不得不起身，他湊近溪水洗漱一番後，往阿沐阿葦兄

妹家去。

阿葦就坐在門口，他剛開口問好，她一抬起頭，臉上猶自淚痕濕，雙眼紅腫。他深知此妹指揮鬼靈、調兵遣將易如反掌，雖則陰晴不定，何時見她如此失意。他竟爾呆了，垂著手，不知如何是好。

正巧阿沐歸來，喜上眉梢，映入眼簾，妹妹淚痕未乾、一個在旁呆立，二話不說掄拳往風身上招呼。此時一個不知為何被打、一個不知為何要打、一個拼命想打，三人纏鬥在一塊。

一男一女各自拉開阿沐與該旦，朗聲周旋：「問清楚再作打算，打成這樣成何樣子。」

該旦得以脫困，撫著嘴角鮮血，聽開發話者聲音極為生份，他以手背拭血，看清楚來者何人。

說話的是一名番人打扮的男子，其人一說話，他萬分吃驚。對方說得一口流利番語，無論五官或面貌，跟旁邊阿沐阿葦兄妹罔然別異，他自己刻意打扮成番人樣，尚且易被認出，這人就算穿得像，僅是漢人間的尋常身形，魚眼長目，鬚鬚未剪亦疏淡，而且他身旁的的女子更為奇特，比這男子還高了半個頭，過肩的稻金色長髮，五官深邃，就像以前大員裡頭的荷蘭人！

這名男子的手上有一卷軸，正是他遺失數月的先王教旨。在此處，番人絕無可能大費周章造假一模一樣的。

他欲作鎮定，已是不能。沒想到亡北之途，如此多舛，他頹然喪氣。

來者似乎早預料出他會如此反應，竟抱拳向上：「何通事何大人，草民鄭敬明。草民以及牽手聽友人介紹，得知大人在此，故而登門拜訪。」鄭敬明依的是漢人的俗禮，自報家門。東都各級官員坐府，部屬同年拜訪，門下侍僮總會先打個千，一個箭步半跪投帖拜上。

鄭敬明有若傳道解惑：「草民曾於寧靖王府執役，故而略識文字，能通番語。數月前隨商船北上琉球買賣，長途跋涉，方當歸來，聽聞社中來了貴客，有失遠迎，但請恕罪。」

鄭敬明一說完，兄妹皆詫異這個瘦弱的男子居然是南方漢人的通事，心中暗道：「我說怎能如此巧舌，既是通事，不足為奇。」不過根據這個通事說的，他為奸人所害，家破人亡，不得不遠遠逃離漢人之區，鄭敬明怎對他如此敬重？阿葦不若兄長粗枝大葉，爽俐之外，粗中見細，否則怎能替族人家宅除祟去穢，策畫攘敵，心思兜轉極快。

貌如荷蘭人的女子，低聲問了阿葦幾句，鄭敬明不便聽女人們談體己話，故意詢問阿沐，再轉而詢問該旦，阿沐一臉愧色，似不存沒半點懷疑了，最後三名男子等著女方回答。阿葦數次搖頭，講到最後，點頭不已，眼睛卻不住瞅著該旦。

荷蘭女子解析出來龍去脈，不覺啞然失笑。分明語言相通，兩下有心，可偏患得患失，有罣礙故有所恐怖，生了這麼多是非，假若所謂的「該旦」一通事大人多問幾句，昨晚別一溜煙逃開，她們的女巫這般人才配了他，不算辱沒，還是他高攀了。

鄭敬明既是漢人，且知文字，必然讀過先王遺旨方知他是通事，對他禮數周全自然，特意給了十足面子。

何定鼎跟著社中諸人相處數月，以為拋卻做作官腔，怪事接二連三，他大意之間露出本相，既然鄭敬明手中挾有要物，以禮相待，他可不能端著架子，亦拱手朗聲：「但請示見。」

鄭敬明像是自說自話，對阿葦和阿沐說道：「這位通事因得罪了王爺的海上商行，被人一狀告到王爺之處。幸虧這份買來的通行文書才得以發監前逃離。」「城役？」當其時音訊難通，文化、習俗、典章制度有別，阿葦縱然聽過南邊漢人、荷蘭人、北邊其他金髮綠眼人的一些事跡，饒是聰慧，亦不可深解。

「就是擔任城牆外的苦工，日落即起上工、日落下工，無任何報酬，不得衣錦，每日挑磚、挖壕、疏濬…」鄭敬明詳釋。

「三年。」阿沐不禁覺得何大人過於孱弱了，他們族人大婚，男方須得於女家三年挑水服役，從事所有營生，三年彈指便過。他替阿葦挑水，煮飯，數月以來在草叢圍捕野獸，怎麼不能城役三年，何必非逃不可。

阿葦淚痕已乾，留心蹊蹺：「判三年，可他一身逃難流亡，藏身草間怕被仇家發現的模樣？」

鄭敬明指著「通關文書」，說道：「何大人的仇恨，我不方便說。」

「朝中黨同伐異，家族從事海上商船，股利不均，白銀流失，另一商行奸人為壟斷獨營，從中挑唆，我全家被執，我心有不忿，口出狂言，王爺一怒之下訂了斬監候，留待日後盤查搜證，幸好王爺向來寬厚，僅將我府上僕役遣散並未株連。牢中暗無天日，既擔心仇家一手遮天，且據日久生變，幸有舊屬，干犯大險，讓我星夜逃離。現在想來，斬監候不至送我性命，我一逃獄，反坐實坐罪名。」何通事有人助拳假造經歷，索性自個兒加油添醋。

阿葦記得該旦初來乍到時，提到的失物為家傳文書，這會兒稱之「通關文書」，應該是害怕為人探知囚徒身份，信口胡謔，因此饒是精明，亦不疑有他。

「來者是客，既無歹意，我看漢人也不是什麼說理的，你既已來此，無損我族人，我們奉為上賓，但你不該折辱我族女巫、我的妹妹」說著掄拳再上，被鄭敬明擋駕。

番人素來以物易物無私產，對於外族交涉各種交易，飽嘗欺瞞，因此聽聞何通事得罪商行，深信不疑。何通事聽勇士言色稍緩，話一講起妹妹，口氣轉為嚴峻，濃眉大眼怒叱，比之深夜鬥巫術凶險上三分。

「你們這些男人家越幫越忙，一下賣弄一下裝傻。」荷蘭女子笑問阿葦：「要妳自個兒說，還是我替妳問個明白？」

「你為什麼對我好，卻不願作我家婿？」她既芳心已許，直接問開了。

他恍然大悟，其社住民向來不藏話工心機，原來昨日阿沐出門時，阿葦問他，他一時慌張，「我不知道…不知道…」當著鄭敬明、荷蘭女、阿沐面前，嚙嚙著：「我以為我以為…」竟爾期期艾艾，哪像個通事。

阿葦起初會錯意，一宵無眠，以為誤託心意，臉薄情急，如今瞧見意中人神

色，瞭解七八分，「我知影了。你暗暝轉來。」她對他說道，是南安口音。

阿沐不懂妹妹說的，看她臉紅，通事，不對，就是該旦，他的臉比妹妹漲得更紅，失卻穩重神形，再不懂，他就是瞎了。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鄭敬明掉了書袋：「小人乃邊鄙野民，得見故國來人，豈不快哉。牽手乃荷蘭人與社人通婚之苗裔，自小耳熟目染之下，語言與本族並無兩樣，雖不識我漢文，能聽得三成閩語。」

「來日定當請嫂夫人有以教我。」他要訂下來日之約，取回教旨。鄭敬明知道他的事情。他和鄭敬明相談，覺得此人絕非普通王府雜役，措辭亦隨之謹慎。

「通事大人位尊，折煞小人了。」

「既是待罪之身，亡命天涯，何來尊卑。」聽鄭敬明和通事敘舊的荷蘭女子突然提醒他們，她自承原姓 Hapart，今與鄭敬明成為夫妻，捨棄原姓。

「嫂夫人說得甚是。」

「鄭兄磊落，在下再不明稟，便是失禮。小弟姓何名定鼎，原大員人氏。」

「那麼請恕小的僭越，直稱大人為鼎官了。」

閩南習俗，稱成年男子為某官某官，何定鼎的祖父，任職於荷蘭的熱蘭遮城時，荷蘭人稱他為「斌官」。

誤會冰釋，鄭敬明和妻子到屋內作客，他們以番語溝通，阿沐方懂得內容，幾次何定鼎提起教旨，要他歸還失物，談笑間均受鄭敬明詞鋒迂迴，阿荜和阿沐不知其物貴重，扯遠不在心上，何定鼎流落異鄉，雖知人心險惡，在番社偶遇同鄉，得其力助又力阻，吉兮禍所倚，禍兮福所恃，良有矣。鼎官之稱，似曾相似，又恍如隔世。

何鼎官忽爾提及一旬後，月圓為中元時節，海上多難，要替亡者祈福，生者消災，向鄭敬明請教此地如何祭祀。諒他不知教旨內情。既然拾得，數月沒聲息，不差這十日。

第六章

詠晴洗澡出來，打開桌上電腦，據慣例教授最快星期一才會給意見，自己可沒膽敢在周五寄出論文草稿，讓教授加班，學生周休二日，教授也要周休二日。她隨意攤開一堆參考書籍，對比自己的進度，一邊寫下筆記。

心蓉躺在床上敷臉在平板上追小說，順手將面膜遞過去讓她保養肌膚，詠晴根本沒聽見。

「妳剛才是不是跟我說什麼？」

「沒什麼？不就妳的面膜，妳那天問我用什麼牌子，我跟著辦公室團購，買了一些，妳用用看。」

「謝謝喔。妳怎麼會跟她們團購？」

「我們兩個不是正職，只要備課、上課，不用晨會，雖然免去了客套，至少

要跟同事打好關係，妳知道主揪是誰嗎？」

「？」詠晴沒加入 line 群，根本不知道。

「校長呀！敢不加？得罪方丈別想走。」

心蓉接著自顧自的發表高見，「人家來揪團，XO 醬、橄欖油、松阪肉那種東西，我們很少開火，用不到，可是面膜一定用得到，邀我們三、四次，買個一次，意思意思，人家記得我們存在，而且團購便宜多了，上次妳就沒看到，學校大門居然停了一臺冷凍物流車一箱一箱下貨！下次最好來團購生活用品，我會提醒妳的。」

詠晴想起下午的事情：「我今天跟何勝斌老師借了一些書，或許對藏寶圖有所幫助。」

「妳跟他講地圖？妳怎麼藏不住話？」心蓉沒想到她這麼大意，越多人知道，越危險。

「我沒說。下午妳在上課的時候，他在辦公室讀書，我想他畢竟受過專業訓練，所以旁敲側擊，比我們大海撈針容易些。」

「是囉，人家是歷史系資優生，比我這種半路出家，臨時惡補，在國小教社會科的鐘點代理教師強。」

語氣酸溜溜的，詠晴知道她對何勝斌印象不大好。她七月份一口氣將頭髮剪到耳下，髮質本就輕軟，脖頸後理得薄綃綃的，服貼著頸項曲線，又穿著寬鬆的襯衫，衣服色澤水藍、淺藍、大地色系、米白、棉白，下著牛仔褲、球鞋，174cm 的修長身高令人羨慕，正面秀麗、背影遠看被誤會為男性的機率不小，連何勝斌在考試那天短短五分鐘內也認錯性別，等她離開應考準備室，他私下跟詠晴說：「妳男友真斯文。」，詠晴回答：「你是不是想說她陰柔？她本來就是女孩子。」因曾轉告那次誤會，心蓉反譏：「我沒說他娘，他敢嫌我太斯文。」

近一個月上班相處，心蓉不只一次提及，一個男子到處賠小心不是不夠真誠，就是虛情假意，借書一事勾起濃濃煙硝火藥味，不見得她作不到。

「網路時代，只要夠細心，哪有做不到的。」心蓉打開筆電推到詠晴面前，文件打開是心蓉整理的大明末年故事、鄭氏統治臺灣資料：

「十七世紀的臺灣漢人居住地大致在今日南部地區，臺灣人都說鄭成功、鄭成功，其實他攻臺未久便染上時疫去世了，據症狀描寫是登革熱。開闢臺南府城、安平地區都是他的繼承人鄭經，也就是他的長子，加上幕僚陳永華等人共同引進，像是開科舉、興水利、屯軍所，鄭經執政末期，將政權交給延平郡王世子鄭克臧，那時紛紛謠傳鄭克臧不是鄭家人，是抱來的養子冒充，鄭經的東寧王國內閣，大臣們分為擁戴鄭克臧和鄭克塽兩派，武俠小說《鹿鼎記》裡的天地會總舵主陳進南就拿陳永華當藍本。」心蓉喝一口水，才繼續說下去。

「妳家的藏寶圖時間標出時代在十七世紀，大明永曆三十五年，西元一六八一年，那年鄭經死去，臺南開始權力爭霸戰，在中國屬於清康熙二十年，中國曾想招降臺灣，再過兩年，東寧王國的潮王鄭克塽投降，結束在臺政權。」

詠晴認識心蓉時，是在圖書館夜讀，她每天晚上到圖書館念書準備考研究

所，九點半快到十點，圖書館響起音樂閉館，心蓉就在她的讀書桌附近出現，她們不時搭同一架電梯下樓，眼熟了，心蓉點頭、她也點頭；她笑、心蓉報之微笑，她後來得知心蓉不準備繼續升學，晚上到圖書館晃，說是投履歷等畢業，那陣子手上拿著許多臺南市地名考、金庸小說，記憶心蓉手中拿著《鹿鼎記》。兩年多了呀！

可是跟地圖打不著關係。

詠晴不置可否，反而激起心蓉好強心。

「記得那天妳拿的地圖集上，是不是有 Iquan……，依照既有的線索推論，鄭家的開家祖鄭芝龍接受明朝招降時，商船勢力遍及東南亞，精通外語做通譯，十七世紀中期商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中國的尼古拉·一官 (Nicolas Iquan)。明末時期他在福建安平老家，開府豪華氣派，接見客行富可敵國。鄭經繼承祖父的血統、家族經商傳統，利用山海五商行，轉手日本、琉求、臺灣，英國還曾經想借他之勢外交通商，所以他想必存了很多資本，然後留下一張藏寶圖。」

詠晴覺得哪裡不對勁，「等等……藏寶圖有說是鄭經的財產嗎？」

心蓉說得口沫橫飛，「欸，是，是沒說過，文字上從沒說過是鄭家寶藏，我照著邏輯推論。妳拿出來的古書和妳爸媽口傳的遺訓，妳別不信，google 翻譯便知推論真假，不過最有錢的當然是鄭家人。」她不安地看著詠晴。

「那麼妳說說，寶藏總額多少？數目肯定不小。」

「終歸一句，不管中文英文，我們問故事的開始五個 W，在哪裡 (Where)，誰 (Who)、什麼時候 (When)、什麼 (What)、為何 (Why)，地點臺南、人物鄭家東寧王朝，大明永曆三十五年，有事情造成寶藏外流。我們假設呀，藏寶圖是真的，十七世紀的臺灣最有權勢財富的人是鄭成功家族，他們三代經營，尤其是鄭經統治時期控扼東亞海上貿易，商艦隊、軍艦傲視時代，我們從鄭氏家族查起最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最高。」

「然後可能發生什麼事情，才將寶藏圖外傳下來。」詠晴附和。然而下一秒，她覺得，「就算理論成立，我家的地圖不見得是藏寶圖，而且文獻汗牛充棟，毫無頭緒。除非妳是鄭成功的後嗣，妳知道地圖祕密。」

心蓉瞪大眼睛，「如果我真是鄭成功的後代，我還跟妳推敲啊？」她胸有成竹，「我們以地圖為主，臺灣史為輔，不要懷疑地圖的真實性，直接解譯地圖文字，之後再輔以文獻，事情就簡單多了。」

家傳手工書留下的文字資料過於單薄，詠晴猜想前人怕有閃失，故作撲朔迷離，以防不測，未料到西拉雅文字失傳，地圖密碼之上添了文字密碼，雙重挑戰，她疑問：「有沒有可能是一些房地契買賣契約？像新港文書那樣？我們一廂情願當作藏寶圖了。」

「牛頭不對馬嘴，後面的西拉雅文我們不知道，可是妳懂漢字吧？誰會莫名其妙附一張地契，交代子孫一定要取得這塊地呀，而且第二張地圖是中國、臺灣相對圖，北邊尚有日本、韓國，鄭成功家族全成了野心家。對，野心家。」

「可以呀。」詠晴不是不瞭解，被心蓉一陣激昂搶白，不服氣耍賴：「妳剛

剛才說鄭家駁艙千里，創立東寧王朝，他的『貨櫃』船航遍日本、韓國，韓文漢字的野心家，就是有企圖心的成功人士，合理。」

「妳乾脆要賴說是通行證還是聖旨好了，反正藏寶圖不假，妳家的東西，妳這麼不屑一顧，讓我窮操心。」

說著說著，突然隔壁房間傳來一陣聲音。格～格～格～，心蓉趕緊拍拍詠晴，「有聲音，妳聽到了沒有？」

隔壁是空房間，再過去是廚房、雜物間，詠晴側著耳朵聽，拍拍心蓉，「風吹，妳聽窗口的風鈴聲。」

聽人說風鈴招財，心蓉要還助學貸款，所以在窗邊掛了一串，每到起風，聲聲入耳。

「不是，妳聽又來了。」果然一陣陣格～格～格～。

詠晴也聽見了，本能抓住心蓉的手，「沒事，不怕，老房子熱脹冷縮。」她們才搬回來三個多月，當時百般無奈回到舊地，草草打掃兩間房，一間當成臥室，浴室在全屋的後頭，全屋像個倒L型，她的隔壁正是父母親以前的房間，說真的，她不似心蓉這麼害怕，希望父母親能夠在她面前出現一回，可是別說看見，連傳說的頭七回魂，沒夢無影，她不敢怪心蓉膽小，現在已經是十月初，轉為東北季風，哪來的屋子熱脹冷縮。

晚上格格聲，心蓉不敢說鬧鬼，豈不是罵了詠晴父母，火氣大歸大，膽子和身高不成正比，過了晚上十點洗澡，要人在浴室門外陪聊天。

「我還是去隔壁看一下好了，萬一老鼠亂竄，我們的東西被亂咬，小心鼠疫。」詠晴決定快刀斬亂麻，萬一有事至少反應快些。

「明天再看。」

「我從小在這裡長大。」彷彿這麼一說，她就有了勇氣。

「我跟妳去。」

詠晴牽著心蓉的手，心蓉一手握著電蚊拍，她倒不認為有那麼感人，父母眷戀子女，回魂照看；老鼠還好，如果是壞人進來，她們兩個不可能空手打退。詠晴在前，心蓉手搭在她肩上，在後跟著。

詠晴深呼吸，「豁」的一聲推開門，快手打開牆上的電燈開關，兩管二十瓦的燈管壞了一管，她環看了左右，光線不清楚，向外的木窗略微開了一點縫隙，風穿窗難免格格震響，那天打掃後，她沒再踏進來，虧得花蓮治安好。

自己嚇自己，心蓉不好意思，等詠晴關緊木窗，她拜託她陪坐。

「請妳先陪我去洗澡。很晚了，說好了，妳要在門口一直跟我說話。廚房那裡的地板一踩下去喀踏，好像要塌了，我怕我被夾住。」

「大小姐，妳想我陪就說嘛。」

動畫電影才有這種洞穴式的幻想歷險。

「拜託！」心蓉拱手哀求。

「好的，真是個大小姐」詠晴拉著心蓉，順手關了電燈，心蓉回頭看一眼她父母的臥室。

兩人經過後面通道，詠晴一時興起，向心蓉證明老屋子構造好。用力蹦跳在廚房過道上，木板喀登～喀登隨詠晴跳躍歸律起伏，心蓉讓開，站在四步外，看她玩心大起，多久沒見到她笑逐顏開，再跳幾下，再跳幾下，腳底微微有陷落之感，心蓉什麼恐懼疑慮全拋到雲外，詠晴敞開笑語：「妳看看！沒什麼可擔心的，老房子常有的聲音，我說過很正常的。」

言猶在耳，一瞬間廚房邊的牆板、天花板還有地板骨牌效應連環倒，幸好反應得快也夠幸運，一聲巨響，詠晴腳陷下去，灰土、碎泥、木板，幸好身上並無大礙，心蓉抄起菜刀，妥善地砍破陷落的碎木，深怕刺傷或割傷她，慢慢拉她上來，不知鄰居會不會報警。

兩人確認沒事，心蓉趴在窟窿邊緣，手電筒照地基，水泥地基上的殘柱仍在，廚房範圍的地基短柱被白蟻咬得只剩空心，勉強支撐，經不起跳。夜晚的怪響，廚房應有一份。

詠晴回過神來，尷尬的笑，「我當妳要找借物少女艾麗緹。」

借物少女艾麗緹是英國兒童故事中的小人，心蓉跟詠晴都唸文學系，一個英文、一個中文，她們認為比起故作高深的電影，兒童動畫和卡通簡樸恆遠。小小人偶艾莉緹每當夜深人靜時，在水管、在壁間夾層、在地板下來去自如，搬運小人所需的生活用品，得打敗蟑螂、螞蟻大軍，經過重重磨難、九九八十一劫，滿載而歸。

心蓉一聽比方，跟她的生活很像，許多磨難呀，嘴上不改刻薄本事：「借物少女可能會很失望的。她只能搬垃圾、白蟻卵和大量灰塵。妳家如果是中古英國的羅曼史，最好有古堡祕道通往海邊！」

「隨口說說。」詠晴拍拍身上灰塵，她倒是不擔心，舊市區老巷人口凋零，雖然在住宅區，得隔了數間房舍後，才有「活生生」的鄰居在白日出沒。巨響過了這麼久，警察沒上門，代表鄰居不受打擾，今晚過關，明日周六，花蓮工商服務業並不實施周休二日，上網 google，一通電話可以找到屋宅整修工。

「對了！就是通往海邊。」心蓉大喊一聲。隨即拉住詠晴。

「妳的家傳古書可以借我嗎？我有線索。」

不等詠晴回答，她連珠炮：「Why，我們並不知道。What 也沒眉目，可是 Where 有可能。快點快點，我想再看一次。」

不知心蓉葫蘆裡賣什麼膏藥，詠晴依言拉上窗簾，兩人費勁挪開床墊，書冊擺在暗格裡。

詠晴打開地圖，心蓉指著她翻開的第一張地圖。「廣義的說，這張不是古臺南地圖，範圍大約涵蓋了十七世紀時荷蘭人和鄭家開創的東寧王朝所知的部份臺灣。七鯤身在右邊、大員鎮在圖的正下方，然後紅毛樓接近地圖中央，地圖的最上方是我們不知的山區地名，應該屬於哪些原住民部落，左邊是臺南北方或者彰化、雲林、臺中吧。照我先前推論，鄭家集臺灣權力和財力於一身，那麼大員的安平古堡就是寶藏的中心。我以前聽老人家說過，赤崁樓有一條地道通往安平古堡，古堡面對大海，所以藏寶圖一定是真的。寶藏不在安平古堡，就在赤崁樓。」

詠晴聽得一愣一愣，未免太簡單了；心蓉吹著不成聲的口哨，得來全不費功夫。

「這麼簡單的話，國家重修古蹟，難道不會被發現。地道之類的，是不是要穿過臺江內海？我知道古代有許多建築科技是未解之謎，像金字塔、人面獅身、巨石陣，可是穿過臺江內海的海底隧道，實在讓人難以致信。」

心蓉聳肩，詠晴再次潑冷水，「我只是說說，猜錯不犯法。」

時間很晚，折騰好一陣子，她們在殘存的地板上步步為營，詠晴想起搬回家後，沒拜過廚房地基主，父母身前發落的祭祀事宜要盡如舊時不大可能，她們未向地基主稟告她們回來住了，難怪這麼那麼多問題麻煩。其他的事情明天再說。

*** **

花蓮工商服務業並不實施周休二日，一通電話找到屋宅整修工，師傅當著她們的面，撬開破裂的地板，指著底下構造告訴她們，廚房部份應該是後來增建的，廚房上的大樑當初施工就偏了，天花板蓋住了，廚房下方的水泥底基本來一般施作使用實木，三座控骨力（水泥）底基上堆疊著零星的厚木，外觀初時看似整平，多年過去濕氣水氣白蟻木頭腐爛傾斜，說著拿出水平儀一拉，證明歪了幾度，詠晴和心蓉同時閃過一個念頭，這樣整修要多少錢？

師傅和她們商量恢復的樣子、材質、丈量之後，回去算好報價，也推薦她們再找幾家，他的價錢公道，網路時代，人人可以算是半個專家，他不必也不願意亂開價。宅修公司的報價讓她們倆意外，工錢高漲，詠晴 google 以及比價之後，知道並非隨意喊價。既無安全之虞，她們兩個人不擅長廚藝，決定將廚房暫時以七分板封起來，原先廚房裡的水電是明管，崩塌以後並不費事，老虎鉗剪斷，電器膠帶絕緣，住起來沒什麼不方便，唯一差別就是擺在廚房邊的洗衣機水管不夠長，排水接到水筒，快滿了再倒入院子草坪。

連續兩日，詠晴壓根沒想到地圖的事情，星期一還要上課呢！